姜丝辣花开漫流年

王文军

书上写的翠菊，就是开在母亲日子里的姜丝辣。

今年“十一”假期，我和妻子回老家。院门口的姜丝辣开得泼辣，挤挤挨挨一片粉红。站在花丛前，我分明又听见母亲越来越低的声音，落在斑驳的花影间。

那年，才十岁的我趴在姜丝辣花丛的另一面，班主任对母亲说的话，尽管声音很轻，还是一字不漏地落进我的耳朵里：“你儿子不是念书的料，不如回家帮着干点儿啥。”那时我痴迷侠义小说，整天想着打打杀杀，功课一塌糊涂。

母亲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一个劲儿地赔不是，声音愈来愈低，终至哽咽。深秋的夕阳斜斜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局促地映在花丛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后的山坳里。天黑了，我听到母亲喊我的声音，急切、不安，被山风吹得断断续续。找到我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回走。那一路我没敢抬头。

自那以后，我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学习上，成绩也很快好起来，16岁那年考上了师范大学。我毕业后回乡教书，吃住在家里，母亲从来不说“你好好干”，只说“家里事不用你管”。每天下班回家，远远便看见母亲站在院门口，也不朝我这边看，手里总是拿着点什么，像是碰巧站在那儿。那时候不知道日子有多长，以为往后所有的日子都会是这样。

班主任说的那句话，母亲从未提起，就像不曾发生过。2010年初秋，母亲走了。这个院子从此就空了。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我把父亲接到县城，之后便很少回家。

姜丝辣还在院子里长着，不说话。荒草也在院子里疯长着，不说话。

2018年春，老家低矮的老屋翻新重建。新房落成，我回去的次数多了起来。乡亲们见了我还是那么热情，经常送一些瓜果梨桃，却很少有人当着我的面提起母亲。有时候明明话到嘴边了，又生生地绕开，扯几句别的。前年秋天也是这个时候，院门口的姜丝辣一片粉红，我站在花前，竟有些恍惚。邻居大婶走过来，说：“你妈最稀罕姜丝辣，这花开起来还真是好看。”她似乎是觉得自己说走了嘴，还没等我搭话，转身快步走开了。

母亲种花，我是记得的。那些年家里日子过得清苦，母亲却在院子里，栽种了好几样花。别人家的院子都是种菜种粮，我家却是花开不断。而姜丝辣似乎是最皮实的一种，母亲不过随手洒下一把花籽，便年复一年地自生自长。每到秋季花开，风一吹，满院子都是姜丝辣淡淡的清香。

母亲常说：“这花好，不娇气，有点儿土就能活。”如今村里人念叨起母亲，用的也是这句话。

母亲总是趁着早晚的闲空，拔草、施肥、浇水，她看那些花的眼神，就像看我。她那双常年与土和柴打交道的手，指缝里都是泥土，怎么洗也洗不干净，骨节也粗得变了形。可一蹲到花丛跟前，那双手就变得轻了，摸一摸花茎，碰一碰叶子，掸一掸花瓣，仿佛怕弄疼了它们。侍弄花的时候，母亲嘴里时常轻声哼着些什么，那是戏台上听来的几句评剧，往往唱到中间就接不下去了，只剩一个“哎——”，拖得长长的，像风中摇摆的姜丝辣。

母亲去世后，姜丝辣无人打理，竟然也活下来了，只是花丛中窜出高高的杂草。我想起给母亲送葬那天，满院姜丝辣开得正盛。照看它们的人，却不在了。

几年前的一个仲秋，我蹲在花丛旁，想起每到这个季节，母亲都要采花籽。姜丝辣花籽就是不采，也会随风飞出去，落在墙角、落在房前屋后，来年照样长出来。母亲当然知道这些，可一到深秋，她还是把能采的都采下来。我记得母亲采花籽的样子，她蹲在花丛旁，一棵秧一棵秧地采集，一手抖落，一手接，接到手心里搓一搓，吹掉绒毛，装进一个小布袋，压在炕席底下。她说，花籽要放在炕上焙一焙，来年才好发芽。开春将花籽掏出来，用手指捻掉外壳，才撒进土里。

这次回老家，花开得正好。我俯下身仔细观看，花籽还没成熟，还需要些时日。身边那俩小家伙不管这些，两岁多的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一手领着一个，告诉他们，这是姜丝辣，一直开到老秋。

俩小家伙扯着我的衣角，仰着脸，奶声奶气地问我：姥爷，这花真好看，谁种的啊？

“太姥姥种的花。”我说。

他们也跟着学舌：“太姥姥种的花。”

俩小家伙一边重复着学话，一边展开双臂，嬉笑着跑进花丛中。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温暖，安详。

姜丝辣开着，一年，又一年。

山中所见

（组诗）

韩兴伟

高度

1030米，是我们此行的高度
也是山风抵达的高度
一座山，用反复换装的方式
取悦我们——
却拒绝成为我们
密林如剑鞘，隐而不发
有一棵云杉根部被压弯
摆脱阻拦的石头后
依旧笔直向上
山风经过我们，不改乡音
所有的石头有棱有角，个性鲜明
像我们内心最初的样子

池水如蓝天

群山如狮群
奔跑在秋风里
水里的山林，更加明亮
我羡慕大山，虫子，和鸟兽
在蓝天下
同时拥有两个清晰的世界
进出自如
走入大山，我也是大山的主人了
却浑然不觉
洗过蓝天的水，开始清洗我

一线天的天

曾经是峡谷里一只自大的虫子
一直以为，世界狭长如线
爬出千仞立壁之后
才发现星空如织
才长出飞翔的翅膀
把广袤无垠的世界收入囊中时
土生土长的楸树，记录这一切
五角枫把自己染红
扑面而来
又多了一座大山的重量
走出崎岖的山路
——虫子身轻如燕

墨染村庄入画屏

陈 裕

十一月，我的村庄就是一幅画，一幅淡墨打底、暖色点染的乡土画。

村庄的田野、树木、房屋，就是这幅画的骨架。田野上的作物和野草早已凋零，它们的残躯横七竖八地陈列在土地上，这样的光景既是一处原生态的陈列馆，展示着大自然四季变迁的痕迹，又是季节交替中，季与季开展拉锯战，硝烟散尽后凌乱的现场。

作为这幅画里的骨架之一，树支撑起一个村庄的灵魂。没有树的村庄，就会缺少灵气，如一幅画里缺少了点睛之笔。十一月里的树是骨感的，叶子越来越少，直到褪去繁盛叶子的遮蔽，用线条的质感，装点着村庄的灵韵。这份粗糙的美是需要体味的。这树色调单一，灰颜附着，你不能从颜色上对它寄予厚望，要看它充满力量的造型。它伸出有力的枝干，保持生长的风骨。这不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摆拍，而是生命竞放的力度。

纵横有序的房屋是十一月村庄这幅画的主角，它静静守着一方水土，让村庄的烟火更有生机。村庄里，老屋与新屋间杂。老屋是岁月的遗产，是时光的馈赠。几代人在老屋里完成家族的延续。生命的第一声脆响，大多是在老屋里叩开一个时代的门扉。老屋人丁兴旺时，连村庄都是年轻的。那时，老屋也曾是新屋，只是多少年过去了，当初的容颜已旧，新屋变老屋了。

一幅画里怎能缺少线条？十一月村庄的这幅画里，田埂、小河、村路和村后的小径就是一根根细密的线条，游丝一般，也让这幅画有了立体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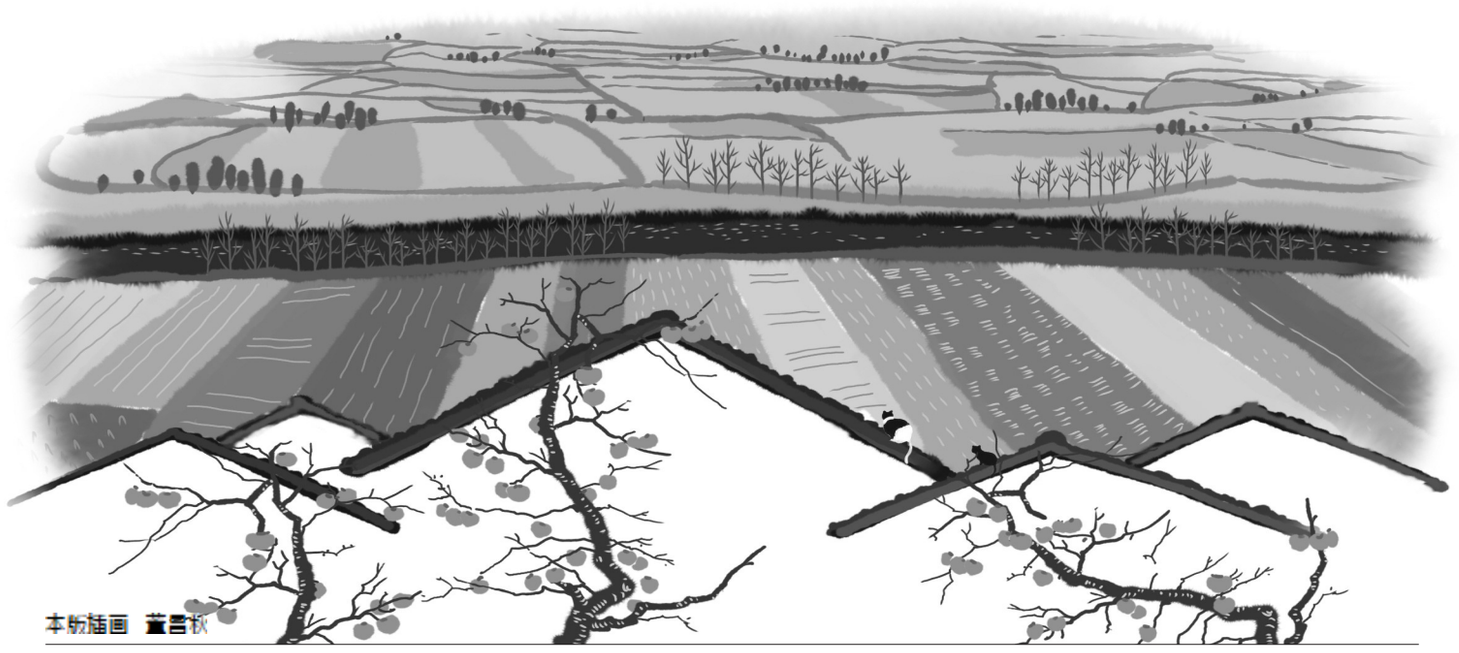
十一月这幅画里，村庄不大，田野更广。那些横竖相间的田埂和阡陌数也数不过来。它们把田野分成一块块方格或条带，横的、竖的、弯的，犹如大地的掌纹，繁杂而不慌乱。这些田埂和阡陌都曾留下我的脚印。孩童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田野里嬉戏，天旷地阔，连心也跟着敞亮，少年的烦恼消散在这无边的广阔里。

村庄这幅画里的每一个线条，虽然数量不少，但我闭着眼睛都能数得过来。无论春夏秋冬，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这些线条上奔跑。以至于这些线条在哪里断开，在哪里拐弯，在哪里放宽，我都一清二楚。这片土地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因而留下的记忆也就特别深刻。

十一月，我的村庄这幅画，天上撑开清冷的蓝，有一片薄白的云静静地守着。天空下，色彩慢慢沉淀，一层层晕开。绿，星星点点做着陪衬，那是一些秋菜还没有收割，以及一些常青的松柏。更多的是黄、金黄，还有橘黄，它们是这幅画里的主色调。收割后的稻田留着浅黄的稻茬，还有一大片玉米地呈现蜜黄。路旁的杨树、槐树，叶子染成浅金、橘黄，风一吹，黄叶簌簌落在土路上，铺成细碎的金斑，为深秋村庄的这幅画，洇着一片耀眼的成熟。

画里还有一点亮眼的红。三两棵柿树叶子落了大半，枝丫间悬着柿子，橘红透亮。谁家屋檐下挂着晒干的红辣椒，还有墙边堆放的红萝卜，都闪着暖心的光。村口那棵枫树，在霜后漫出胭脂红，就那么静静地红透半边天，只一眼就能看见。

十一月，大自然已经精心为我的村庄绘出一幅画。这幅画，我看了很多年，也回味了很多年。每一次欣赏，每一次回味，心里都是暖暖的，欢喜的。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微小说

机会

闫耀明

老丁对小孙说：“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那个演讲，我报名参加行不行？”

小孙有点儿发愣，看着老丁，半天没说出来话。

演讲活动是团市委组织的，局领导很重视，在文件上作了批示。小孙便将文件复印，发给局里的年轻人，号召他们积极参加。

但老丁要报名，着实让小孙觉得意外，愣了好一阵儿才说：“可能……不行吧？”

这回轮到老丁意外了：“为啥？”

小孙说：“这是年轻人参加的活动，你年龄大了。”

老丁晃晃头，说：“文件我看了，上面并没有明确规定年龄大的不许参加。我报名应该没有问题。”

小孙解释：“团市委搞的活动，当然是面向团员青年的，这不用规定和说明。”

老丁有点儿着急了，眼睛瞪起来：“既然没有明文规定，我就可以参加，这是支持你这个团支部书记的工作呢。”

“好，好，那你就报名。”小孙把老丁的名字写到报名表上，看着老丁离去的背影自言自语，“不该报名的却抢着主动要参加，还说没事。谁信？”

说完，突然想起一件事。他隐约觉得，老丁的反常表现，也许与此有关。

两个月前，老丁和勤杂工双源吵了一架。起因很简单：那几天老丁腰疼，让双源帮他把纯净水水桶拎到办公室去。双源不太高兴，把水桶放在地上，用脚蹬着，滚到老丁办公室。老丁冷下脸训双源，说双源瞧不起他。双源不服，争辩说自己的工作职责里面，没有给老丁拎水桶这一项。于是，二人争吵起来。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一场争吵才算平息下来，两人不欢而散。

事情结束了，可老丁心里的郁闷才刚刚开始。他万万没想到，连局长都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偏偏勤杂工双源不买他的账，说出的话又臭又硬，毫不掩饰地向他叫板。

老丁心里的不解和郁闷一点点发酵，一点点鼓胀，一点点将他的整个身体以及思维都塞满了。

事情发生已经两个月了，老丁一直郁闷。郁闷的老丁有个特点，就是不说话，嘴巴好像被缝了起来。这段时间，单位里的人极少听到老丁说话，就连在食堂吃午饭时，老丁也是闷闷地埋头吃饭，大家谈论股市和国际局势，老丁也再没有插过嘴。

很快，演讲的日子到了，老丁居然没有准备演讲稿，就跟着小孙去了团市委。

回来时，老丁的脸上笑容灿烂，仿佛完成了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当老丁的笑脸展现在局机关干部面前时，局长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了老丁。老丁美滋滋地朗声大笑，还夸张地举了举手里的红色证书——老丁在演讲中获得了鼓励奖。

鼓励奖的象征意味明显，但老丁不在乎，举起证书的时候，手不停地摇动。那浓重的一抹红，和老丁的心情很相配。

在这之后，老丁的郁闷消失了。他又开始和大家说这说那，恢复了往日的健谈。

单位里的人不明所以，看着老丁。大家的眼睛直直的，脸上的表情十分相似，一副不解的样子。

理解老丁的，只有团支部书记小孙。小孙说：“老丁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见大家似懂非懂，小孙解释：“老丁在演讲中，讲了勤杂工双源立足工作岗位默默工作、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老丁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老丁仿佛遇到了知音，郑重地握着小孙的手使劲摇：“知我者，小孙也。”

我与北方副刊的故事

副刊不必专门慢

津子围

在人们的印象里，副刊是慢的。新闻版是现场第一时间，而副刊可以不紧不慢，写些慢悠悠的文字。事实上，副刊恰恰是在事件还够不上新闻选题的时候，就先把笔伸过去——把那些正在发生、还没有名字的生活接住。

我与《辽宁日报》副刊的情缘很深。上世纪90年代，我就开始在副刊上发表作品，一晃20多年，先后刊发了几十篇小小说和随笔。2007年，副刊还为我开设专栏，连续刊发了《做客的父亲》《低语》等文章。这些年，许维萍、李海卉、姚雪痕三位编辑接续着联系我、指点我。她们敬业、专业、热情。我不敢怠慢，凡寄给辽宁日报的稿子，先把质量放在前头。在《辽宁日报》副刊发表的《歌唱》《海上诗》《奔儿头和板凳》《归船》等十几篇小说，陆续被转载、收录，多篇进了中学考试卷，还有3篇分获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武陵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以及《小说选刊》小说年度风云榜等奖项。回头看，这些文字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与时代共频的产物，写的都是那些还没成为新闻的生活。

我认为，副刊并不是“新闻的慢配套”。

有人说，副刊版负责回忆。事实上，一个老厂子在慢慢转型，熟悉的老街悄悄换了业态，某种风俗一年年淡下去……这些变化慢到新闻不易察觉，但它们都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实。它需要记录，这种记录常常留在了副刊这方天地。

网络上有大批记录日常生活、抒发个人情感、描摹人间烟火的短文，看着和副刊像。区别在于，副刊的文字具有一种公共自觉，稿子印上报纸，就不再只属于作者自己。它替一座城、一条文脉留下了印迹。它克制而审慎，贴着烟火走，却不能跟着情绪漂。有文气，也得有边界。发表在副刊上的文字，就成了留给后人备查的“档案”。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等新闻来定义时代，这样就容易漏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副刊守的正是容易漏掉的那份风骨、文气和烟火，等到多年以后回头看，除了重大事件的新闻记录，还有副刊上这些生动具体的细节，从而留下时代完整的生命肌理。

报纸每天出，新闻每天换。新闻回答“发生了什么”，而副刊记下的，是还没被命名的那部分生活，是“正在悄悄发生什么”。所以，副刊不必专门慢。

写了20多年，北方副刊于我，就像一位老朋友，提醒我往生活深处看。往后的日子，我还会继续下去，与北方副刊一路相伴。

寒气初盛话小雪

王 波

季节的书页轻轻翻过，小雪携着淡淡的清寒悄然抵达。这是一个含蓄温柔的节气，没有凛冽的声势，只以一层薄霜悄悄改写大地的模样。它是自然递来的一纸简讯，提醒世人，万物正慢慢走向安安静静的收藏。

小雪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登场，它懂得节制，懂得留白，以细碎、轻盈的姿态，慢慢铺展冬日独有的诗意。它是时序行进里一个温和的坐标，寒而未酷，雪而不大。寒气凝结水汽，偶尔化作细碎雪粒，飘飘扬扬，落在枝头、田埂、屋檐之上。薄薄一层素白，不掩大地原本的底色，却洗去世间的浮躁。

古籍里记载，小雪之时，寒气初盛，尚未达到冰封万里的程度，所以降雪微弱，故而得名。雨水遇寒凝为雪霰，细碎散漫，时落时停，也就是常说的雨霰相间。时序流转，天地间的景象悄然更迭。彩虹隐匿，不再现身；清气上浮，地气下沉，阴阳二气不再交融往来。草木收敛生机，虫蚁深藏土中，天地慢慢闭合，一步一步，走入冬的怀抱。这便是小雪三候蕴藏的深意，是天地运行不言自明的法则。

顺应时节，便是善待自身。入冬之后，万物闭藏，人的心绪也宜归于沉静。不必追逐喧嚣，守住内心的平和，安于当下，便是契合冬藏的要义。寒天里，人的精气内敛，养护元气，循序渐进，才是长久安稳的养生之道。

时序走到小雪，人间烟火也随之有了新的安排。气温下降，空气干爽，正是备下冬食的好时候。家家户户择时腌渍菜蔬，或是风干肉食，储存起整个冬天的滋味。

寒风吹起，奔波的脚步不自觉放缓。人们围坐一处，煮水闲谈，闲话一年的收成与琐事。窗外清寒漫卷，屋内暖意从容。在这样的时刻，人更容易静下心，看见日常里细碎的美好。小雪教会我们，学会接纳寒凉，学会在安静之中安顿自己。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份对雪的向往。盼着那一场轻盈的飘落，盼素色覆盖原野，盼喧嚣暂时沉寂。不必急于奔赴盛大的雪景，薄雪初临，浅淡清宁，已是冬日难得的馈赠。

四季轮回，自有节奏。小雪来了，一年的光景渐渐走向尾声。愿我们跟着时节的脚步，安守本心，于清寒之中寻得从容。

寒霜已至，静待落雪。